



▲位于武宣县城南部的相思码头,如今已变了模样。

黔江渡口：沉淀时代的记忆

□ 特约摄影记者 蓝炳培 文/图

1 一簑烟雨草鱼塘

草鱼塘渡口位于武宣县桐岭、三里两镇交界的河段,北岸距三里街约7公里,南岸距雅村约4公里,渡口距桐岭街约12公里。记忆中的渡口十分简陋,只有一条被无数双脚踩出的崎岖小路。现年84岁的黄宝财是草鱼塘渡口的老渡工,16岁时继承父业,开始了他的摆渡人生。此后的50多年间,见证了渡口的热闹和衰落。

上世纪20年代,草鱼塘渡口是三里锰锌矿销往港澳地区的水码头,矿运繁忙。渡口左岸有一棵暗褐纵裂的苦楝树,有风吹来,满树的黄叶摇曳着,哗哗然,如海涛吟唱。苦楝树下有一个简陋的小屋,是黄宝财的住所。对岸有人吆喝,他便知道有人要过河,立即把小木船划到对岸。小船一趟可载10人,每人需

付1角钱。黄宝财也有悠闲的时候。每当送走乘客,他会掏出挂在腰带的烟斗,卷上一撮旱烟,巴嗒巴嗒地抽起来。他坐在船头,凝望着江心,静静地守护着迎来送往的渡口。黄宝财养育有五个孩子,渡船的收入勉强支撑一家人的生活。一年365天,黄宝财大半的时间都在渡船上,农忙

时没有渡客,他就去河边撒网捕鱼,补贴家用。2015年12月,长寿黔江特大桥建成通车,以往从草鱼塘渡口过河的人都绕道走桥,渡口渐渐荒废,黄宝财也卸下摆渡的担子,与子女在渡口岸边的房子安居。而今,黄宝财夫妇已是耄耋老人,过着平淡安逸的晚年生活。渡口成了当地百姓的美好记忆。



▲朗村渡口的日常。

2 “九江三”勇救落水女子

码头村渡口位于大禄村委黔江河畔,自明代以来便存在,是右岸大禄、土番、那塘、码头、福旺、烟厂、新村、新旧北汉等村屯群众前往武宣县城的要道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摆渡的是人称“七斤”的老汉和“痲婆”的老妇(均已故),“痲婆”走路一跛一拐,只能坐着摇橹。他们各自撑着自家的小船,往返于大江两岸,每次搭客七八人。

码头村是武宣镇大禄村委的一个自然村,三面环山,一面临江。村边樟松成林,竹蕉叠翠,随着四季变化,桃花、李花、油菜花竞相绽放。一幅幢错落有致的新楼房,掩映在绿树丛中。以前,武宣县武宣镇大禄村、二塘镇朗村和兴宾区石牙镇、寺山镇的群众,北上或赴武宣街均从此地过河,史称“大陆码头”,码头村因此得名,世人熟知。

过河的主要是武宣中学的学生,有时学生渡河,“七斤”和“痲婆”不仅不收钱,还会叮嘱他们不要在河边贪玩。木船虽然窄小,却载着一代代学子跨越激流,走向外面的世界。

大禄村原党支部书记覃民良介绍,1950年汛期的一天,河水猛涨,激浪湍流,由于“痲婆”把舵不稳,船只摇晃,颠簸厉害。慌乱中,一名女乘客不慎落水,眼看将被浊浪吞噬,说时迟那时快,只见一只小船急划而至,一名黝黑的赤膊汉子飞身跃入江中,迅速将女子救起,拖拽上船。这人正是码头村的村民,他大半生在江上跑船,上至柳州下至广州,跑遍九条江,见过大场面,凫水渡江如履平地,水性了得。又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,故被称为“九江三”。

1960年,武宣镇木帆船派船派员参与渡口营运。风雨数十年,给无数渡客送去方便。1980年开始,码头村12支生产队率先使用两只机帆船载客,乘客定额50人,机帆船以其速度快、载人多的优势主导和占据渡口,人力摆渡至此终结。

1990年8月,码头不远处,大桥跨越两岸,桥上车水马龙,城镇交通今非昔比。古老的码头在历史长河中已走到尽头,当年的学生今已年逾七旬,再也听不到曾经木橹起落的欸乃声,看不到“七斤”“痲婆”布满沧桑的面孔以及那两只破旧的渡船。

自码头村渡口而下,有西门、双狮、相思、卜玉4个渡口,水路十里,唇齿相依,深远的文明赋予古镇旷世繁华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双狮渡口用木帆船摆渡,渡河者大多来自桐岭、禄新等地。圩日的早晨,赶集人穿着襤褸的土布衣衫,肩挑背托,赤脚赶路,形色匆匆地将自家产品拿到县城交易。大家汇聚到渡口码头,依次走过跳板,船娘负责收费,每张船票4分钱。老旧斑驳的木帆船,踩上去“咯咯”作响,带着些许摇晃。

渡船一次可载30多人。人们在船中摩肩接踵,船舱两侧设有一块长板条,大致可坐16人,其余空间可站立。一次过渡,大多数人需站立,拥挤不堪,携带的猪鸭鹅和随身物件被堆塞在船角,一时间人声嘈杂,猪鸭鹅叫。渡船为当地木帆船社的船只,划桨的都是船妇,常态水位时,只由3个船娘负责划桨。年纪较大的船妇穿着深蓝色的斜襟衣裳和宽松的黑

裤,懒散地挽个发髻,一绺头发从发髻垂下脸侧。风吹日晒下,黝黑的脸上写满沧桑。年轻的船妇则包着头巾,一副水上船妇打扮,人称“荡舟妹”,肤色黑里透红,身着素净衣裳。待乘客站稳坐定,船妇便划桨开船。船头两人只顾向前划桨,船尾一人两手划桨,右脚同时左右拨动舵把,操纵航向。但见她们手把桨杆,双脚后退两步,双手同时将桨板划入水中,桨把一压一提,继而双脚向前撑两步,水中桨板像鱼鳍似的游动后划,船只徐徐向前行进。

划桨看似简单,实则是门技术活。江上常出现风浪,要求船妇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和方向感。经年累月的经验,让她们摇起船来游刃有余,驾轻就熟。她们目视前方,从容不迫,双手合着步伐,俯仰进退,一板一眼,桨把与支柱摩擦得“吱扭”作响,桨板激起的水花“哗呀”吟鸣。船妇熟练地扭动身躯,优雅如河中舞者,

4 平凡坚守摆渡人

却选择在渡口摆渡。鸣笛、换挡、转舵,引擎鸣响,几缕青烟飘于水面上,方大厂熟练地操作着渡船。同样的动作,同样的路线,同样的风景,重复了几十年。简陋的铁皮船满载乘客,隆隆地驶向烟雨迷蒙的彼岸。客渡船安全信息告示牌显示“武宣横017号船”,船舱两边各设一条简易长椅,共有40个座位,棚顶放置着救生衣。方大厂为人憨厚老实,仅有一两名客人也会开船。对岸有客,即便空船,也会开向对岸。渡船每趟10余分钟,踏板靠岸,乘客迅速上下。每到周末,成群的中学生往返,平添几分热闹。从渡口到二塘街、二塘中学约2公里距离,吸引许多搭客的三轮车,有序

停靠在码头边排队等候。由于待渡需要一些时间,学生难免遭遇日晒雨淋。“这些孩子过河上学很不容易,希望政府能在渡口边上建一个候船亭,方便学生和村民歇脚。”方大厂说。

大藤峡蓄水后,黔江生态好转,河面平缓安澜,两岸草长莺飞。斜阳映照在悠悠河水中,泛起一片斑驳的光影。从青丝到华发,方大厂大半生清苦坚守,为乡亲送去方便,每年春节,无数乡亲从四面八方归来,走的还是这条清波明澈的江河,聊的还是旧时乡里的童叟趣事。渡口的故事还在继续,人们仍在咀嚼和回味曾经的沧桑,在一遍遍怀想中,走进时代的辉煌和荣耀。



▲始建于明代的西门码头于2019年拆除,并新建河堤。



▲母亲带着孩子乘船渡河。



武宣县武宣镇码头村。(覃志兵 摄)